

青春是一束开得太过绚烂极易凋谢的花，爱情是极易陨灭的星辰里最为闪亮的光，告别了最初的梦想，有多少人抓住救命的葛藤还在苦苦挣扎，有多少人掉进深不见底的毁灭深渊……

雨中的 北极星

——新加坡推销生涯

马娜◎著



Yu zhong de
Beijixing

在我们代代衔接的梦中，泪水涌动

只为了洗净那疲惫的尘土
还青春，还生命
还我们的人生以鲜亮的本色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雨中的 北极星

——新加坡推销生涯

马娜◎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雨中的北极星：新加坡推销生涯 / 马娜著. — 北京：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12.4

ISBN 978-7-5402-2755-5

I. ①雨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2339号

雨中的北极星——新加坡推销生涯

责任编辑：申 妙

封面设计：楚泰图文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：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

邮 码：100054

电话传真：86-10-63587071（总编室）

印 刷：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640×960 1/16

字 数：310千字

印 张：25.25

版 别：2012年05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2年0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02-2755-5

定 价：29.80元

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）



在我们代代衔接的梦中
泪水涌动
只为了洗净那疲惫的尘土
还青春
还生命
还我们的人生以鲜亮的本色
我们从不是盲目的讨伐者和征战者
我们那样心平气和一代又一代
只为了郑重地将我们的历史轻轻翻阅然后阖上
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群
我们的历史无人撰写
我们用我们的青春
用我们痉挛的手指
用我们尚不能明了如一页白纸的思想
去撰写属于我们的历史

目 录

1/	1	异国的追寻
34/	2	沉重的追索
67/	3	软性的暴力
81/	4	梦想的破灭
106/	5	关于爱情……
155/	6	为尊严而抗争
188/	7	沉痛的爱情
213/	8	失意的流浪
248/	9	道德与感情的困惑
274/	10	当推销理念撞击着人格
363/	11	最终的归属

1



异国的追寻

青春是一束开得太过绚烂极易凋谢的花；爱情是极易陨灭的星辰里最为闪亮的光。告别了最初的梦想，有多少人抓住救命的葛藤还在苦苦挣扎，有多少人掉进深不见底的毁灭深渊……

依涵背映着夕阳，最后一次站在自家的院落里，院中的无花果已经结满了果子，那只年迈的老黄狗正在夕阳下静静地想着心事，还有那只小蔷薇正顺着欧式栏杆拼命爬着，娇艳的小花，花香扑面。

依涵的眼神是如此空茫，以至于没有发现司机老王的存在。老王用无比慈爱的眼神望着她，她回转身来，微笑着喊他：“王叔叔，您来了？”

老王微微点头，用无比沉痛的声音问她：“依涵，要不要再见



见爸爸？”

“不要了。”

“妈妈还好吗？”

“刚刚睡去了。”

老王看着依涵沉静的面容，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：“还有志豪那孩子，不是王叔叔不帮你，他是死刑犯，警察不许探望。”

“王叔叔，我知道。”

“那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老王拖着行李箱走出去，轻轻关上了铁门，用一种复杂的眼神望着这个沉静的院落。依涵沉默地望着他，这个年过半百的人曾经见证了爸爸的辉煌，也同样见证了爸爸的惨败，他的脸上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与沉痛。

“王叔叔，我们走吧。”依涵轻声喊他。

“好。”老王发动了汽车。

汽车平稳地行驶，老王问依涵，“真的不要再见爸爸了吗？”

“不要了。”他感受到依涵那柔和的声音里掩藏着好多悲哀，不敢多问，沉默地开车，他不要在这样的时候让这个可怜的孩子再平添悲伤。

汽车徐徐行驶，依涵看着车外的景象，泪水缓缓地流下来。她在心中呼唤，妈妈，我要离开了，妈妈，请您为我保重。

更多时候，妈妈是平静的，可是，某一个让人烦躁的日子里，她就会将对生活的痛恨发泄出来。

妈妈那充满愤恨的眼神还在眼前浮现，可是，作为女儿，她的心里却只有无望的悲伤与疼痛。

有谁会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灵魂呀？她会将自己分裂成不同的自我，在那些分裂的自我之中相互对抗，以至于她的灵魂世界变得四分五裂。

依涵的整个青春，无法逃避地背负着妈妈的痛苦，背负着爸爸



的罪孽，可是，现在，她不想再无谓地为了爸爸妈妈那悲剧的婚姻而生活下去。这一次远行，或许是新的开始，或许是彻底的逃离，她不想追问，此时，她要努力伪装出坚强的样子，因为这样，她才有勇气在最后的时刻坚守自己的决定。

“妈妈，您安睡吧，当您醒来时，我已经在另一个国家，另一个城市了。妈妈，我知道，您要用这样惨烈的方式来对抗您永不完满的人生，而我却要如此残忍地将您舍弃，妈妈，请您原谅我的离去。”

汽车行驶过新生活大卖场，老王轻声说：“依涵，今天是大卖场的交接仪式，爸爸无法抽身，你要体谅他。”

“王叔叔，我知道。”依涵透过车窗最后一次望着爸爸半生的心血，心头涌起一阵难言的疼痛。

老王透过车前镜看到她悲伤的面容，轻声安慰：“依涵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特别是家电业，竞争太厉害。”

“是的。”依涵轻声回应。

老王轻声安慰：“依涵，王叔叔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爸爸还会重新建立大卖场。”

“是的，王叔叔。”依涵哽咽着回应。

老王沉痛地叹息：“本来要扩大经营，没想到却是这样的局面。”

他透过车前镜看着依涵悲伤的面容，安慰道：“依涵，你还年轻，一定要乐观地面对人生。”

“王叔叔，如果不是我，爸爸就不会这样惨败。”

“依涵，不要再责怪自己，你只要坚强地生活下去，就是对爸爸最好的报答。”

为什么，她从来没有体谅爸爸的艰辛与困苦？这些年来，除了站在妈妈一边向爸爸声讨，她还做了什么？如今爸爸半生的心血毁于一旦，她突然感觉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。其实，她本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安排的一切，可是，现在，一切都无法挽回。

汽车驶到了机场，同去新加坡的另一位女孩热情地与依涵挥手。

老王看着女孩那乡村人特有的朴实的面孔，对她说：“依涵就拜托你了。”

女孩热情地笑着，露出了虫蛀的门牙，“大叔，你放心，我邻居的大姐在新加坡，我姑表哥也在新加坡，去了新加坡就好像去我家。”

老王似乎无法承受这样的道别场面，他看了依涵最后一眼，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飞机将要起飞了，依涵端坐着，春娣好奇地打量着屁股下的座椅，这一切对她陌生而新奇，她的脸上没有离家的惆怅，表情中满是欣喜。

一位空姐轻声问：“小姐，需要晕机药吗？”

“要，我要。”春娣从空姐手中接过药和水，对依涵说，“我是第一次坐飞机。”

依涵淡然一笑，她又问：“你不是第一次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是还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爸爸妈妈没有来送你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好像有心事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春娣看依涵没有情绪，开始卖弄她对新加坡的见识，“听说，新加坡人讲话很小声，就连新加坡的狗也是很斯文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新加坡人最讨厌中国人大声说话，他们认为那是吵架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还有呀，新加坡人都很瞧不起中国人，特别是中国女人。”

“嗯。”春娣本以为依涵会向她询问缘由，她的冷漠让她有些



失望，轻声说：“因为中国女人长得美，又会说话，新加坡男人像蜜蜂一样飞过来。”

依涵下意识地看看春娣那黑黑的蛀牙，嘴角露出一抹轻蔑的笑意。

依涵沉默着，春娣再度找到了话题，“你带什么了？我带了花生、红枣，还有蚊帐和凉席。”

依涵轻声说：“我只带我自己。”

“新加坡常年夏天，一定会有蚊子的，还有常年暑热，不带凉席怎么可以？”

“你的姑表哥没有告诉你，新加坡是国际卫生城，没有蚊子吗？”

春娣哑然，难为情地说：“我姑表哥是十年前去新加坡的，那时候是有蚊子的。”

依涵知道这个憨实的小乡妹，对新加坡所有的了解都是从中介那里得来的，她的表哥和邻居也全是子虚乌有。这样的远行对于她这样的女孩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，她满怀希望，内心充满对国外生活的憧憬。而自己的心情，却是如此灰暗，跌入了谷底。

春娣沉默了起来，她觉得面前这位骄傲的城里小姐，就像村里的屠夫，满脸都是冷酷，让她难以接近。本以为，两个一同远离家乡的人，应该相依为命，形同姐妹。她只能够怪自己运气不佳，和这个百年不遇的怪人在一起。

依涵微闭着双眼，春娣悄悄望着她。她那光洁的额头似乎布满了哀愁，这样的女孩子，一定是被男朋友甩掉，或者被人强奸她心里才痛快呢。依涵的骄傲刺伤了她的自尊，春娣暗想，在中国时，乡下人永远被城里人瞧不起，现在一起去新加坡，你还是这样势利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在你那里争回面子。

从飞机起飞转机，到落入新加坡机场，依涵一直沉默着，这二十六年的人生在这短暂的旅途中一一重现。她要最后一次去回忆那些煎熬疼痛、挣扎绝望的时刻，最后一次去为自己那如火如荼的爱情感叹流连。她要放下这些痛苦的记忆，只有这样，她才有勇



气活下去。是的，她必须做到，那是爸爸的期许，那也是对爱人的承诺。

飞机落入机场，春娣就四处打听去购买电话卡，依涵静静地坐在候机大厅。

来自世界各地的过客都脚步匆匆地离开了，只有那些等候中介的外国劳工，正目光茫然地待在原位。依涵身旁的座椅上，一对中年夫妇正在相对哭泣。

女人一边擦拭泪水，一边安慰感情脆弱的老公，“既然来了，就把心安下来，我们赚了钱回去过好日子。”男人用粗大的双手擦拭脸上的泪水，有些难为情地望向依涵。

女人回转身来，一脸羞惭地说：“让你见笑了，我们第一次出门，放心不下家里，你也是中国的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们是山东潍坊的。”

依涵微笑着点头，女人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来新加坡？”

“讨生活。”

“你这样年轻为什么不去日本和韩国？人家说新加坡老板很黑，我们是来省钱并不是来赚钱。”

依涵沉默地点头，女人嘱咐她：“不要每天吃饼干，不管怎样都要吃饱，我邻居的女儿来新加坡四年，每天吃面包饼干，回去就得了糖尿病。”

女人还想和依涵拉扯家常，春娣走回来，她把电话递给依涵，对她说：“依涵，用我的电话给你爸爸妈妈道平安。”

“不用。”

“为什么不用？他们知道你安全抵达才会放心。”

“不用，谢谢。”春娣一脸愕然，她想这个女孩要么是没有父母，要么被父母赶出家门，这样的冷漠，一定是对生活心灰意冷，也许，新加坡只是她逃避的地方，并不是寻找希望的所在。



按照国内中介的指示，接待她们的是一位手拿黄色小旗的中年男人。春娣远远地看到了男人，笑着迎上去。“你是接我们的吗？我叫春娣，她叫依涵。”男人核对完相片，面无表情地带她们走出去。

天空中落着绵柔的细雨，整个城市沉浸在舒缓轻柔的节奏里，这似乎加深了依涵内心的悲伤，她努力压抑着自己的心情，眼神空茫而深远。

春娣看着雨帘中的城市，脸上浮起失落的表情，她轻声说：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。”

司机面无表情地问：“你的好是什么标准？”

春娣一脸憨实的表情，对他说：“我们国家的城市也是高楼大厦，也有气派的天桥，马路更加宽敞。”

“可是，你们的钱兑换新币，却是五比一。”司机一脸轻蔑的表情。

春娣并不在意，热情地问：“师傅，你在这个公司很多年了吧？”

“还好。”男人轻描淡写的回答让春娣有些不满。

“师傅，老家是哪里的呀？”

“怎么，你们中国小姐很喜欢叫人家师傅？”

“那么，我应该怎么称呼您？”

“就要到了，不要称呼了。”

两人下了车，被司机带去了中介公司，接待她们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。女人介绍自己叫宇文，她款款地带依涵和春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。

那是一副极为笃定的表情，那审视的目光中没有咄咄逼人却让人感觉居高临下的傲气。

“你们面对我不需要紧张，我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在新加坡拥有一份好的工作和愉快的心情。”

春娣不合时宜地打断：“谢谢您。我们知道。”

宇文接着说：“我如果看到你们的不足，不会严厉地批评，而是帮助你们更好地去改进，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让你们的老板对你们满意。”

春娣或许是因为紧张，再一次打断她，“是的，我们知道。”

宇文低头看着依涵和春娣的个人简历，用温和的语气说：“我看过你们的简历，春娣曾经去过六个不同的城市，拥有足够的勇气和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依涵有过八年的推销经历，拥有很丰富的销售经验。”

“是的。”春娣掩饰着紧张的心情，忙不迭地回应。

也许，宇文对简历的真实性并不关心，她并未发现春娣慌乱的表情，温和地说：“其实，按照我们的正常程序，你们应该首先去体检中心检查身体，等你们拿到健康证书，然后带你们去见老板，可是，因为你们的老板对你们充满期待，迫不及待想要见你们，所以，我首先要带你们去见老板。”

春娣显得有些紧张，依涵则自始至终保持着冷漠的姿态。

宇文看着依涵，有些不满地说：“第一印象很重要，你们要保持中国人应有的大气，依涵，你要温和一点，你的表情有一些僵硬。”

依涵端坐着，表情淡然，春娣忙替她解围：“她刚刚来，不适应。”

宇文注意到春娣那发黑的蛀牙，问她：“你的牙齿是天生的吗？”

春娣难为情地说：“是蛀牙，等赚了钱再说。”

“你们要做的是推销工作，形象很重要，你要尽快去治疗。”

“好的，我会。”

宇文沉思片刻，问她们：“请问你们有没有刮腋毛的习惯？”

“什么？”春娣不解地问。

“好多中国女孩子不喜欢刮腋毛，我希望你们可以把腋毛刮干净。”

春娣下意识地夹紧了黑黑的胳膊，对她说：“会的，会的，因



为在中国，我们有春夏秋冬，我们大多时间都不会把腋下露出来，而且腋毛越刮长得越快。”

宇文忍俊不禁地说：“既然来了这里，就要入乡随俗。”

春娣夹紧她浓密的丛林，感觉有些窘迫，宇文会意地一笑，对她说：“新加坡人不在乎是否犯错，更在乎犯错后是否会改。你们只要谦虚，懂得改变，就不会有问题。”

宇文带依涵和春娣去了她们所属的公司，一位瘦小的男人将她们引进公司，他用极具磁性的嗓音对她们说：“老板还没有来，我带你们去她的办公室等她。”

两人被安排在办公室的座椅上坐下了，十分钟后一位身材肥美的女人，一脸庄严肃穆地出现在她们面前。

女人用柔细的声音说：“春娣，依涵，你们好，我是罗玲。”

“老板好。”春娣谦虚地回应。

“欢迎你们加入公司。”罗玲的眼神含笑却锐利，射在两人的脸上，不免让她们产生一种畏惧之感。

春娣笔直地挺着身体，罗玲笑说：“你们不用紧张。”

依涵看着罗玲自得又造作的表情，暗想，这个女人即使大便时，也要寻一个完美的姿势。相对于春娣的紧张，她的心情中多了一些冷漠。

罗玲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对她们说：“你们和我想象中的那样优秀，我知道你们会是全力以赴的好员工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们会努力的。”春娣迎视着罗玲那含笑却威严的目光，对她说，“老板，您对我们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讲。”

“很好。”罗玲调整一下坐姿，跷起一条肥肿的腿，问她们，“你们认为一名好的推销员应该具备什么素质？”

春娣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服务真诚、服务周到，顾客永远是对的。”罗玲含笑地看着依涵，依涵迎视着她的目光，对她说：“一

名好的推销员要做到阴柔和狠毒，要不留余地地让顾客买回去。”

春娣用膝盖撞一下依涵，在她眼里依涵一定是发神经了，文明的新加坡人怎么会接受这样的思想。罗玲意味深长地望着依涵，“依涵，你的工作履历上说你有八年的推销经验，我相信，你一定会在推销的行业中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”

走出公司，春娣心有余悸地问依涵：“你怎么敢讲那样的话？你以为推销员是一只狠毒的狼吗？”

“本来就是。”

“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”

“那么，你认为呢？”

春娣想了想，对她说：“我认为推销员是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，我们要把好的产品推销给顾客，我们要真诚要热情，我们要讲真话，不可以有欺骗。”

依涵一副不屑的表情对她说：“你认为自己要拯救全人类？推销本来就是讨伐和争战，我们要无止境地侵略和剥夺，我们要抢占市场就要让自己充满针刺，让自己变得狠毒。”

“你怎么……”春娣想要争辩却变得哑然，她失落地说，“可是，老板好像很满意你的思想。”

“所以，她的公司也许并不会长远。”

春娣一脸愕然，她对依涵说：“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？我们可是花了一大笔钱才来新加坡，你说话要小心呀。你刚才说的不是自己的心里话，你在戏弄老板吗？”

“你说是就是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说违心的话？你猜透她的心思，所以说那样的话来拍马屁，是吗？”

“你说是就是。”

“你也太大胆了，不管怎样，你都很冒险，可是，你怎么会确定她是那样的思想？”



“因为她是老板。”

“每一个老板都有那样的思想吗？”

“几乎每一个小老板都会有那样的思想，当她壮大自己，不再害怕，那时候才会虚伪地抱着造福人类的思想。”

“在你眼里每一个人都是虚伪的吧？依涵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难琢磨的人。”

依涵看着春娣那疑惑的表情对她说：“春娣，不要研究，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”

春娣感觉自己受到了戏弄，暗自生气。她看着依涵冷漠的表情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依涵，你说你有八年的工作经验，可是，我觉得不像。”

“哪里不像？”

“在我心里，推销员应该是八面玲珑、伶牙俐齿的，可你……”春娣若有顾虑地望着依涵。

依涵面无表情地追问：“怎样？”

“从见你到现在，你只有一个表情、一个腔调。”

依涵的嘴角浮现出一抹似是而非的笑意，“从我们成为一名合法公民正式踏入社会开始，就在自我推销。”

春娣哑然，虽然，她不喜欢依涵骨子里的冷漠和高傲，可是，却不得不承认，她的话中有一点道理。

是的，她从闭塞的山村踏入繁华的都市，从都市踏入异国，生命之中每一次转折，都经历着惊心动魄的考验。对于一个身份卑微的人而言，每上一个台阶，都是那样小心翼翼，每一次的胜利都是那样战战兢兢，这对于依涵这些生来就处身繁华都市的女孩而言，那是一种难以体会的心情。

春娣看着依涵高傲又带着忧伤的表情，在她心目中，依涵是一个对生活有着独到见解的女孩子，对于人生，她和自己一样，有所希冀；对于未来，她和自己一样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。



春娣感觉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她要打破这个女孩坚固的屏障，她要拉近彼此的距离。她轻声询问：“依涵，在你心目中，推销员是怎样的人？”

依涵站定在一棵树下，面无表情地问：“你真的要知道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一群毫无廉耻的人，就好像站在店门口招徕生意的妓女。”

春娣感觉受到了侮辱，她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用低沉的声音说：“这种玩笑不好笑。”

“这不是开玩笑，这是一群毫无自由意志的人，是一群被生活围困，为生存而堕落的人。”

“你？”春娣再也无法按捺自己的情绪，加快脚步向前走去，依涵沉默地站着，她看着春娣因为激愤而变得迅疾的步子，心中暗自后悔自己过激的言语。

春娣在站台处猛地跌倒在地上，依涵跑上前去悄声将她扶起。她看到春娣的膝盖流了血，她那黝黑的脸上挂着泪水，轻声对她说：“春娣，对不起。”

“是我自己摔倒的，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”春娣说着，泪水不住地流下来。

依涵将春娣扶到站台上坐下，轻声说：“时间还早，我们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。”站台里空无一人，春娣充满激愤地说：“依涵，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们这些乡下人，从第一次见面，你就一直在戏弄我。”

“我没有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们这些乡下人没有钱，没有品位，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做出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可是，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，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好一点，要让家人的生活好一点，这是你们这些城里人轻视的理由吗？”

依涵看着春娣激愤的表情，内心充满了愧疚。其实，她好想告